新元史/卷216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二百十五 ◄

新元史
卷二百十六 列傳第一百十三

► 卷二百十七

李士贍 张桢 陈祖仁

李士贍 张桢 陈祖仁

李士贍

李士贍，字彦闻，南阳新野人，后徙汉阳。幼英敏好学。至正初，以布衣游京师，平章政事悟良合台、右丞乌古孙良桢皆以王佐许之。寻用度支监卿柳嘉荐，为知印，复以大都籍登至正十一年进士第。知印历十九月考满，迁库知事，中书辟充右司掾。时贼陷济宁，中书省奏分省、分院官处死，帝以知院哈剌八都儿勋戚，赦其罪，以右丞阿塔赤、参知政事贾惟贞坐之。士贍上书于执政曰：

赏罚者，国家之大柄；是非者，人心之至公。赏罚无章，虽尧舜不能以为治，况后世乎？是非混淆，虽智者不能以有为，况庸人乎？国家自太祖皇帝肇基朔方，世祖皇帝奄有区夏，一举而蹙残金，再举而混南北，使海内之人争效臣妾，豪杰之士奔走慕义，翕然如去龙风虎之相从者。此无他，赏罚明，而是非公故也。

承平以来，百年于兹，纪纲法度，日益废弛，上下之间，玩岁惕日，率以为常。一旦盗贼猝起，茫然无措。总兵者惟事虚声，秉爻者务存姑息。其失律丧师者，未闻显戮一人。是以不数年间，海内鼎沸，山东、河北莽为丘墟。此无他，赏罚不明，而是非不

公故也。

近者，天子以两丞相为元老旧臣，命总万机。今日之事，正宜开诚布公，振作纲纪，明示赏罚，号令天下，一新中外之耳目，庶几盗贼可平，四海可定，中兴之事业可计日而待也。今巨寇在迩，败军满前，姑息之风愈胜。前日但闻今日取一招，明日送刑部。切为阁下惑焉。

姑以一节言之，如哈剌八都儿等所犯，最为容易处置者，乃至迁延到今，未有定论。中外之人谓，圣君贤相作事，犹且若此，安得不觖望首！《传》曰：“赏不逾时，罚必当罪。”斯言是矣。何则？哈剌八都儿官虽知院，其职则总兵也。右丞阿塔赤、参政贾惟贞名虽分省官，其职则供给也。在律，主将所犯，宜处重刑，供给所招，应得杖流。今哈喇八都儿虽有特敕免死之文，不过圣上宽仁，少延其死耳。

然法者，祖宗之所授，天下之名器也，虽天子不能以自私。是故，舜为天子，皋陶为士，瞽瞍杀人，彼为舜者，祗能窃负而逃耳。汉薄昭，太后之母弟也，昭有罪，文帝终不贷其死命。夫虞舜大圣人也，汉文贤主也，而其所为若是。诚以恩不足以掩义，私不可以废公。

古者，制敕一下，事有弗顺于人，而碍理者，在百官有司，犹且封还，不即奉诏，未闻宰相秉国之钧，职当绳愆纠缪，而徒以承颜顺旨为事者也。必不得已，其总兵官既已特敕免死，则分省官正应坐以本罪。如此则轻重适均，后世犹惧为公道之玷，安可使轻重失伦，以启将来纷然之议乎。

仆一介草茅，滥叨掾属，顾惟职在簿书，忝司法守，固不敢偷容取合，以卖法误国，亦不敢畏避诡随，以陷阁下于不义。伏惟阁下亮之。

执政韪其言，阿塔赤等遂得减死。

累迁刑部主事员外郎、枢密院经历、佥山南江北道事，改吏部侍郎，又改户部侍郎，行永平路总管，擢户部尚书，出督福建海漕。时海贼赛甫丁降，仍据福州，诏以燕赤不花为行省平章政事，赛甫丁拒不纳。燕赤不花攻之，三月城垂克，民恐为兵所掠，乞士赡言于燕赤不花，与赛甫本和解。燕赤不花从之。士赡欲复入城，众危之，士赡曰：“民候我去留为存亡。不入，且有变。”士赡入城，赛甫丁听命，一城获免。拜资善大夫、

福建行省左丞。

寻入为中书参议。是时察罕贴木儿与孛罗帖木儿争冀宁，士赡与察罕帖木儿书曰：

士赡奉使无效，本无置喙之地。然初意不过欲暂那三晋之地，少安彼军之心。彼军既离，则云中一带自可输粟京都，以实国本。而山西之粮，既路远难运，其势亦当少缓。根本稍定，然后合两军之众，并力东南，则门庭之寇，庶可指日而靖。何意使辙未还，遽致自相鱼肉，暴横如此，良可慨也。

愚者诚不足论，公为当今贤者，天下之宝，安得不为天下惜之。大抵臣子之于君父，惟求其所当尽，不责于人。然后天下之为君臣父子者，由是而定。彼其怨恨日深，则是非日起，是使瞽瞍终无底豫之期，申生终无待烹之理。此非见道分明，所养素定，何以臻此。

三代而上，孝莫如舜，忠莫如周公，古今此两人外，固不多见。自是而上，其能处富贵而不移，当危疑而不惑，卓然所系累，一出乎千万人志虑之表者，近代惟郭汾阳为然耳。汾阳用舍进退，皆庶几中庸之道。仆谓后之殷监无过于是，当时阁下亦尝笑而许之。今背驰若秦人与越人，然夫以阁下之忠义，乃至使人不相信遽如此然，则将何时何人而可信乎？

谓阁下之志在公耶，则阁下之疆土乃国家之疆土也，于阁下何与焉？谓阁下之志在私耶，彼以桓文之义举，犹不足以服当时，信后世，况欲如曹丞相，恒大司马之为哉！仆知阁下之志，固不在是矣。

阁下处众人之中，获天下之盛名，四方诸侯一视公为轻重。自冬徂春，两军交恶，谤书迭积，至烦天子遣宰周公之使，至今兵不解，而使不返，其迹则类乎拒命，其心则近乎要君。自是以来，阁下之盛名，遂不能不损于前日，吾恐《春秋》之责不在彼，而在公矣！

今山东之寇未平，公不以此时提兵东向，克终前业，乃效两虎交斗，此所谓谨其小而遗其大，快私憾而弃公义，安得不见笑于蔺相如乎？天下之人，其以公为何如人耶！

且易失者机会，难得者事功，时不再来，仆为阁下惑焉。彼黄口之子，久当自毙，乌足以为公敌。某平昔辱公知侍之厚，故不避言深之忌，而妄意陈之，虽获罪左右，无憾也

察罕帖木儿雅敬士赡，虽不尽用其言，亦不以忤也。

十二年，拜枢密副使，条上二十事曰：“悔已过以诏天下，罢造作以慰人心，御经筵以讲圣学，延老成以询治道，去姑息以振纪纲，开言路以求得失，明赏罚以历百司，公选举以息奔竞，察近幸以杜奸弊，严宿卫以备非常，省佛事以节浮费，绝滥赏以足国用，罢各宫屯种归有司经理，减岁赏计置为诸宫用度，招集散亡以实八卫之兵，广给牛具以备屯田之用，奖励守令以劝农务本，开诚布公以礼待藩镇，分遣大将急保山东，依唐广宁王故事分道进取。疏上，惠宗嘉纳焉。先是，蓟国公脱火赤上言，气罢三宫造作，帝为减军匠之半还隶宿卫，而造作如旧。故士赡首及之。

未几，搠思监议解孛罗帖木儿兵柄，士赡曰：“兹事重大，宜先调兵以固京师。”搠思监不从。及孛罗帖木儿犯阙，也速代阙搠思监为丞相，士赡为参知正事，士赡谓也速曰：“前政首祸天子，以丞相代之。如其复蹈前辙，难未已也。请亟下明诏，以彰天讨。”又不听。迁翰林学士、知制诰同修国史。

孛罗帖木儿入朝，出为辽阳行省左丞。至则传檄远近，起兵讨孛罗帖木儿。会孛罗帖木儿伏诛，复征为中书参知政事。

护廓帖木儿奉命南征，诸王、驸马悉听节制，士赡以为兵权太重，固争之。又与宰相言“朝廷为政，宜先正伦常。”宰相谓：“国俗叔嫂相妻，盖欲守其家产。”士赡曰：“今议论政体，用以家产为言乎？”其人惭而止。扩廓帖木儿上疏，请讨张思道等，执政莫敢言。士赡曰：“弃南征之命，而逞私憾，咎孰与归！若许之，则责在朝廷矣。”事遂寝。拜翰林学士承旨，进封楚国公。二十七年，以疾卒，年五十五。

子守成，进士；守恒，辽阳行枢密院断事官经历；守岘，太尉掾史。

张桢

张桢，字约中，汴梁开封人。元统元年进士，授彰德路录事，辟河南行省掾。桢初娶祁氏，生贵家，见桢贫，不为礼。合卺逾月，桢即出之。祁氏之兄讼于官，左右司官听之，桢因移疾不出，案牍留滞。平章政事月鲁帖木儿怒曰：“张桢刚介士，岂汝曹所当议耶！”郎中虎者秃谒而谢之，乃起。

范孟端为乱，矫杀月鲁帖木儿等，城中大扰。桢幕夜缒城出，得免。逾年，除高邮县尹，门无私谒。县民张提领开断乡曲，一日至县，有所干请，桢执之，尽得其罪状，杖而徒之，人以为快。千户狗儿妻崔氏为妾所谮虐死，其鬼凭七岁女诣县诉，备言死状，尸见瘞舍后，桢率吏卒发土，得尸，拘狗儿及妾鞫之，皆伏辜，县人颂为神明。累除中政院判官。

至正八年，拜监察御名，劾太慰阿乞剌欺罔之罪，并言：“明里董阿、也里牙、月鲁不花皆陛下不共载天之仇。伯颜贼杀宗室嘉王，郯王十二口，稽之古法，当伏门诛，而其子弟尚仕于朝，宜诛窜。别儿怯不花阿附权奸，亦宜远贬。今灾异迭见，盗贼蜂起，海寇敢于要君，阃帅敢于玩寇，恐有唐末藩镇之祸。”不听。

及毛贵陷山东，上疏言根本之祸有六，征讨之祸有四。根本之祸：一曰轻大臣，二曰解权纲，三曰事安逸，四曰杜言路，五曰离人心，六曰滥刑狱。其言事安逸之祸曰：

臣伏见陛下以盛年入纂大统，履艰难而登大宝，因循治安，渐不如初。今天下可谓多事矣，天道可谓变常矣，民情可谓难保矣。是陛下警省之时，战兢惕厉之日也。陛下宜卧薪尝胆，奋发悔过，思祖宗创业之难，今日覆亡之易。于是而修实德，则可以答天意，推至诚，则可以回人心。凡土木之劳，声色之玩，皆宜痛自改悔。有不尽者。亦宜防微杜渐，禁于未然。而陛下乃安焉处之，如天下太平无事之时，此所谓根本之祸也。

征讨之祸：一曰不慎调度，二曰不资群策，三曰不明赏罚，四曰不择将帅。其言不明赏罚之祸曰：

臣伏见调兵六年，既无纪律之法，又无激劝之宜，将帅掩败为功，指虚为实，大小相谩，上下相依，其性情不一，而邀功求赏则同。是以有覆军之将，残民之将，怯懦之将，贪婪之将，所经之处，鸡犬一空，货财俱尽。及其面谀游说，反以冒功受赏。

今克复之地悉为荒墟，河南提封三千余里，郡县星罗横布，岁输钱谷数百万，计今

所存者封丘、延津、登封、偃师三、四县而已。两淮之北，大河之南，所在萧条。夫有土、有人、有财，然后可望军旅不乏，馈饷不竭。今寇敌已至之境，固不忍言，未至之处，尤可寒心。如此而望军旅不乏，馈饷不竭，使天雨粟、地涌金，朝夕存亡且不能保，况以地方有限之费而供将帅无穷之欲哉！

陛下事佛求福，以天寿节而禁屠宰，皆虚名也。今天下杀人矣，陛下泰然不理，而曰：“吾将以是求福。”福何自而至哉！

颍上之寇，始结白莲教，以佛法诱众，终挟威权，以兵抗拒。视其所向，骎骎可畏，其势不至于亡吾社稷，烬吾国家不已也。朝廷不思靖乱，而反为阶乱，其祸至惨，其毒至深，其关系至大。有识者为之痛心。此征讨之祸也。

疏奏，不省。

权臣恶其讦直，二十年，除佥山南道肃政廉访司事。至则劾中书右丞也先不花、参知政事脱脱木儿、治书侍御史奴奴弄权误国之罪，又不报。是时，孛罗帖木儿驻兵大同，察罕帖木儿驻兵洛阳，二将方以急晋冀为事，构兵相攻。朝廷遣也先不花、脱脱木儿、奴奴往解之。既受命，不前进。桢又言其庸懦无忧国之心，枉道延安以西，绕数千里迟迟而行，使两军日夜仇杀，黎庶肝脑涂地，宜急殛之，以救时危。亦不报。桢乃慨然叹曰：“天下事不可为矣。”即辞官，归居河中安邑。有访之者，不复言时事，但对之流涕而已。

二十四年，孛罗帖木儿犯阙，皇太子出居冀宁，奏除赞善，又除翰林学士，皆不起。扩廓帖木儿将辅皇太子八讨孛罗帖木儿，遣使传皇太子令旨，赐以上尊，且访时事。桢复书曰：

今燕、赵、齐、鲁之境，大河内外，长淮南北，悉为丘墟，关陕之区所存无几，江左日思荐食上国，湘汉、荆楚、川蜀淫名僭号，幸我有变，利我多虞。阁下国之右族，三世二王，得不思廉、蔺之于赵，寇、贾之于汉乎！京师一残，假有不逞之徒，崛起草泽，借名义尊君父，倡其说于天下，阁下将何以处之？守京师者能聚不能散，御外侮者能进不能退，纷纷藉藉，神分志夺，国家之事能不为阁下忧乎？志曰：“不备不虞，不可以师。”仆之拳拳为言者，献忠之道也。

然为言大要有三：保君父一也，扶社稷二也，卫生灵三也。请以近似者，陈其一二。卫出公据国，至于不父其父。赵有沙丘之变，其臣成兑平之，不可谓无功，而后至于不君其君。唐肃宗流播之中，怵于邪谋，遂成灵武之篡。千载之下，虽有智辨百出，不能为雪。呜呼！是岂可以不鉴之乎。

然吾闻之，天之所废不骤也，肆其宠乐，使忘其觉悟之心，非安之也，厚其毒而降之罚也。天遂其欲，民厌其汰，而鬼神弗福也。阁下览观焉！谋出于万全则善矣，急则其变不测，徐则其衅可乘。通其往来之使，达其上下之情，得其情斯得其策矣。

扩廓帖木儿深然之。后三年卒。

陈祖仁

陈祖仁，字子山，汴梁开封人。父安国，常州晋陵尹。

祖仁貌寝，眇一日，然议论伟然，刚正负气节，博学能文。至正二年，举进士第一，授翰林修撰，同知制诰兼国史院编修官。历太庙署令、太常博士，迁翰林待制。出佥山东肃政廉访司事，擢监察御史。复出为山北肃政廉访司副使。召拜翰林直学士，擢侍讲学士，除参议中书省事。

二十二年五月，帝欲修上都宫阙，工役大兴。祖仁上疏曰：

自昔人君不幸，遇多难之时，孰不欲奋发有为，成不世之功，以光复祖宗之业。苟或上不奉于天道，下不顺于民心，缓急失宜，举措未当，虽无事之时，犹或致乱，而况欲拨乱世反之正乎！

上都宫阙，创自先帝，修于累朝，自经兵火，焚毁殆尽。此固陛下日夜痛心，所宜亟图兴复者也。然今四海未靖，疮痍未瘳，仓库告虚，财用将竭，乃欲驱疲民以供大役，废其耕耨，而荒其田亩，何异扼其吭而夺之食，以速其毙乎！

陛下追惟祖宗宫阙，念兹在兹，然不思今日所当兴复，乃有大于此者。假令上都宫阙未复，固无妨于陛下之寝处，使因是而违天道失人心，则夫天下者亦祖宗之天下，生民者亦祖宗之生民，陛下亦安忍而轻弃之乎？

愿陛下以爱惜民力为本，以恢复天下为务，信赏必罚，以驱策英雄，亲正人，远邪佞，以图谋治道。夫如是，则承平之观不日咸复，讵止上都宫阙而已乎！

疏奏，其事遂寝。

二十三年二二月，拜治书侍御史。时宦者资正使朴不花与宣政使霍欢，内恃皇太子，外结丞相搠思监，骄恣不法。监察御史傅公让上章暴其过，忤皇太子意，左迁吐蕃宣慰司经历，它御史累疏谏争，皆外除。祖仁上书皇太子曰：

御史纠劾霍欢、不花奸邪等事，非御史之私言，乃天下之公论。今殿下未赐详察，辄加沮抑，摈斥御史，诘责台臣，使奸臣橐政之情不得达于君父，则亦过矣。

夫天下者，祖宗之天下，台谏者，祖宗之所建立。以二竖之微，而于天下之重、台谏之言，一切不恤，独不念祖宗乎！且殿下之职，止于监国抚军，问安视膳而已，此外予夺赏罚之权，自在君父。今方毓德春宫，而使谏臣结舌，凶人肆志，岂惟君父徒拥虚名，即天下苍生亦将奚望焉！

疏上，皇太子怒，令御史大夫老的沙谕祖仁，谓：“台臣所言虽是，但橐欢等俱无是事，御史纠劾不实，已与美除。昔裕宗为皇太子，兼中书令、枢密使，凡军国重事合奏闻者，乃许上闻，非独我今日如是也。”祖仁复上疏曰：

御史所劾，得于田野之间。殿下所询，不出宫墙之内，所以全此二人者，止缘不见其奸。昔唐德宗云：“人言卢杞奸邪，朕殊不觉。”使德宗早觉，杞安得相。是杞之奸邪，当时知之，独德宗不知。今二人之奸，天下知之，独殿下不知也。

且裕宗虽领军国重事，至于台谏封章，自是御前开拆。假使东宫先阅，君父或有差失，谏臣有言，太子将使之闻奏乎？不使之闻奏乎？使之闻奏，则伤其父心，不使闻奏，则陷父于恶。殿下将安所处？

如知此说，则今日纠劾之章不宜阻矣，御史不宜斥矣。

祖仁疏再上，即辞职。皇太子以其事闻，朴不花、橐皆自免，令老的沙谕祖仁等。

祖仁复上疏曰：

祖宗以天下传之陛下，今乃坏乱不可救药。虽曰天运使然，亦陛下刑赏不明之所致也。且区区二竖，犹不能除，况于大者。愿陛下俯从台谏之言，摈斥二人，不令其以辞职为名，成其奸计，使海内皆知陛下信赏必罚，自二人始，则将士孰不效力，天下可全而有，以还祖宗。若犹优柔不断，则臣宁饿死田野，誓不与之同列也。书奏，帝大怒。是时，侍御史李国凤亦上疏，言此二人必当斥逐。于是台臣自老的沙以下皆左迁，出祖仁为甘肃行省参知政事。时天寒，祖仁单衣就道，以弱女托于其友朱毅。

明年七月，勃罗帖木儿入中书丞相，除祖仁山北道肃政廉访使，召拜国子祭酒。迁枢密副使，累疏言军事利害，不报，辞职。除翰林学士，复拜中书参知政事。是时，天下大乱，祖仁性刚直，与时宰议论数不合，乃超授其阶荣禄大夫，而仍还翰林，为学士。寻迁太常礼仪院使。

二十七年，明兵已取山东，朝廷方疑护廓帖木儿有不臣之心，置抚军院总兵马以备之。祖仁与翰林学士承旨王时、待制黄晔、编修黄肃上书曰：

近者，南国不逾月而逼畿甸，朝廷虽合也速出师，然势力孤危，不足为京题屏蔽，宗社安危正在今日。

臣愚以为，驭天下之势，当论其轻重、强弱，远近，先后，不宜胶于一偏，狃于故辙。前日南军尚远，扩廓帖木儿近在肘腋，意将觊觎非分，不得不亟于致讨。今扩郭帖木儿势已穷蹙，而南军长驱北犯，山东瓦解。是扩廓帖木儿弱而轻，南军强而重也。陛下与皇太子，宜审其轻重、强弱，改统更张。抚军院诸臣，亦宜以公天下为心，审时制宜。扩廓帖木儿既不能复振，分拨一军足以擒获。其余见调一应军马，宜令其倍道东行，勤王赴难，与也速等声势联络，仍遣重臣分道宣谕督催，庶几有济。如复胶于成见，动以言者为扩廓帖木儿游说，而钳天下之口，不幸猝有意外之变，则天下之事去矣。

书上，不报。

十二月，祖仁又上书皇太子言：

近降诏削河南兵马之权，虽所当然，然此项军马终为南军所畏，即使有悖逆之心，朝廷以忠臣待之，其心愧沮，亦何所施。今未有所见，遽以此名加之，彼若甘心，以就此名，其害有不可言者。朝廷苟善用之，岂无所助。然人皆知之，而不敢言者，诚恐诬以受贿，谓为之游说也。况闻扩廓帖木儿屡上书，疏明其心迹，是其心未绝于朝廷，以待朝廷之昭洒。今为朝廷计者，不过战、守、迁三事。以言乎战，则资其觭角之势；以言乎守，则待其勤王之师；以言乎迁，则假其藩卫之力，勉强策励，犹恐迟晚。岂可使数万之师，弃置于无用之地？今宗社存亡，只在旦夕，不幸有唐率宗仓卒之事，是以祖宗之社稷人民委而弃之。臣虽碎首粉身，亦无济于事矣！

疏上，亦不报。

二十八年秋，明兵至近郊，诏祖仁及同佥太常礼义事王逊志等，奉太庙神主，从皇太子北行。祖仁等奏曰：“天子有大事，出则载主以行，从皇太子，非礼也。”帝然之，命祖仁守太庙以俟。未几，帝北奔，祖仁不果从。京城陷，将出健德门，为乱军所杀，时年五十五。

史臣曰

史臣曰：“元季国势阽危，所恃以御贼者，惟扩郭帖木儿一人，而李士瞻犹嫌其兵权太重。扩廓帖木儿劾张思道等不听节制，士瞻又持其事不下。当时执政大臣，士瞻号为通达时务者，乃暗于机权如此，其亡国不亦宜乎！张桢、陈祖仁屡进谠言，终无尺寸之效。祖仁请昭洗扩廓帖木儿，其言尤激切，惠宗父子屏而不用，惜哉？”